

學

統

五





學 統

(五)

熊 賜 履 撰

學統卷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充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先生于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尙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利器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于

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伊川故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于涪。涪人爲立祠于北巖。先生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于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既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兼職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亙古未聞。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

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讎之義乎。又況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讎。與之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趣。嘗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于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于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于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于世。其言行見于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諡曰肅。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于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于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諦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篤于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門人記錄爾。惟卽其所遇于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于道。卓乎不可及矣。至于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甚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充于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于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

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歎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叉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子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流于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簣的去處。真是夙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簣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喪壽歿而已。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曾之于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爲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于師門微指。少所發明。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矯峻。真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屹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其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誕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真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鞠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歿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傍將躬畊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卽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旣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脩

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慍懟形于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歎息。令勉受命。旣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奭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奭方得志于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于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霄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于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脅異己。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于澥。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奭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一

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園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先生。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之。建炎二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絀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爲助。而卽于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

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諡文定。先生初問人材于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先生彊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于康濟時艱。見中國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于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自王荊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輔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子寧。將仕郎。稱荊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

溪先生並爲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及哉。

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河東侯氏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敍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

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獨興者。朱子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卻信得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就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歸然人材之冠冕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以嘉惠來茲。而于陰陽內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辨之

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答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脩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于斯道。殆所謂較然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于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于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

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

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蹙其後。尙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于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